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照新志 第三卷

高公軒者，宣仁之疏族也。政和末，為滄州儀曹，考滿，哀鳴於外臺，及將曰：自惟孤寒，無從求知於當路，但各乞一改官照牒，障面而歸，以張鄉閭，足矣！人皆憐而與之。既至京師，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，乞以照牒為用，先次放散。適有主之者，從其說而施行之，遂冒改秩。蔡元長時當國，聞之，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。公軒中興後為檢正諸房文字。外祖曾空青，政和中假守京口，舉送貢士張彥正綱；宣和末，守秀水，舉送沈元用晦；紹興間，牧上饒，舉送汪聖錫應辰，三人皆以廷試第一。其後舅氏曾宏父知台州，鹿鳴燕坐上，作詩以餞之，末句雲：三郡看魁天下士，丹丘未必墜家聲。是歲，天臺全軍盡覆，事有不同如此者。沈元用，文通孫也，初名傑，家於秀之崇德縣。坐為人假手，奏案至祐陵榻前，上閱之雲：名見《梁四公子傳》，此人必不凡，可從闊略。時方崇道教故也。遂降旨，止令今後不得入科場而已。彷徨無所往。時外祖守秀城，舅氏宏父為湖州司錄，來省侍。姘長楊麗者，才色冠一時，舅氏悅之。席間忽雲：有士人沈念六者，其人文藝絕倫，不幸坐累，遂無試所，奈何！宏父雲：審如若言，吾合牒門客一人，尚未有人。翌日，訪舅氏，一見契合，易其名曰晦。是歲，漕司首送，明年，為大魁，才數月即入館為郎，奉使二浙，經由嘉禾。麗張其徒曰：我今日乃往庭參門生耶！

張子韶、凌季文俱武林人，少長同肄業鄉里。宣和末，居清湖中，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，白地居多。二人夜同步河之西，見一婦人在前，衣粧楚楚。因縱步覘之，常不及焉。至空迴處，忽回顧二人而笑，真絕色也。方欲詢之，乃緩步自水面而東。二公驚駭而退。

王磐安國，合肥人。政和中，為郎京師，其子婦免身，訪乳婢，女僮雲：有一人夫死未久，自求售身。安國以三萬得之。又三年，安國自國子司業巧外，得守宛陵。挈家之官，舟次泗州，一男子喏於轎前，雲乳婢之夫也，求索其妻。安國驚駭，欲究其詳，忽不見。歸語乳婢，亦愕然無說。至夜，乳婢忽竄去，遍索不可得。詰旦，舟尾乃見屍浮於水面。

元符末，巨公為太學博士，輪對，建言：比因行事太廟，冠冕皆前俯後仰，不合古制。詔行下太常寺。寺中奏雲：自來前仰後俯，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。哲宗顧宰臣笑雲：如此，豈可作學官，可與一閒散去處。改端王府記室參軍。未幾，端邸龍飛，風雲感會，至登宰席，寵祿光大，震耀一時。紹興中，亦有為館職者，於言路有宿憾，欲露章以論。既聞之，愬於當路，乞易地以避焉。改善安郡王府教授。已而，孝宗正儲位，以潛邸舊恩，位極人臣，榮冠今古。二公之事絕相似，禍福倚伏，有如此者。

李漢老郇少日，作漢宮春詞，膾炙人口，所謂問玉堂何似？茅舍疏籬者是也。政和間，自書省丁憂歸山東，服終造朝，舉國無與立談者。方悵悵無計，時王黼為首相，忽遣人招至東閣，開宴延之上坐。出其家姬數十人，皆絕色也。漢老惘然莫曉。酒半，群唱是詞以侑觴，漢老私竊自欣，除目可無慮矣。喜甚，大醉而歸。又數日，有館閣之命。不數年，遂入翰苑。

江緯字彥文，三衢人。元符中，為太學生。徽宗登極，應詔上書，陳大中至正之道，言頗剴切。上大喜。召對稱旨，賜進士及第，除太學正，自此聲名籍甚。陸農師為左丞，以其子妻之。政和末，為太常少卿。蒙上之知，將有禮筵之命。時陸氏已亡，再娶錢氏，秦魯大主女也。偶因對揚，奏畢，上忽問雲：聞卿近納錢景璫女為室，亦好親情。言訖微笑。是晚批出，改除宗正少卿。彥文知非美意，即丐外出知處州，由是遂擯不用。

明清《揮塵餘話》載馬伸首陳乞立趙氏事，後詢之遊誠之，凡言與前說各有異同者，今重錄其所記於後。靖康初，秦檜為中丞，馬伸為殿中侍御史。一日，有人持文字至臺雲：金軍前令推立異姓。秦未及應語之間，馬遽雲：此天位也，逆金安得而易！今舍趙氏其誰立？」秦始入議狀，連名書之。已而，二帝北狩，秦亦陷金，獨馬公主臺事，排日以狀申張邦昌雲：伏睹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，未審何日復辟？謹具申太宰相公，伏乞指揮施行。至康王即位日乃止。有門弟子何兌者，邵武人，字太和，嘉王榜登第，少師事馬公。其後，秦檜南歸，擅立趙氏之功歸己，盡掠其美名取富貴，位極公槐，勢冠今古，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沒，欲辯明其忠。每引紙將書，輒為其子所諫，以謂秦方勢震震主，豈可自蹈危機，掇家族之禍。然何公私自為《馬公行狀》一通，常在也。紹興甲戌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將滿，一夕，忽夢馬公衣冠相見，與語如平生親。既寤，喻其子曰：馬先生英靈不沒，齎恨九京，如此有意屬我乎？掛其遺像，哭之。其子鎬哀勸不從，因告其父曰：俟斯人死，上之未晚。太和曰：不然，萬一我先死，瞑目有餘恨。後日當受代。即手書一狀聞於朝，其詞尤委曲回互，但云自太師公相陷金之後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，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云。且以所作《行狀》繳納，乞付史館立傳，以旌其忠。入馬遞馳達，然後解組以歸。秦得之，怒，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，仍下廷尉，追捕何公甚急。獄吏持文移至邵武，而太守張姓者，驚愕罔措，就坐得疾，越翌日始甦，扶掖至廳事，才啟封視牒，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兌也。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。既對吏，而柏臺老吏已先在棘寺，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為殿院，未嘗聞有此狀也。今臺吏勒軍令狀，棘寺以上書不實，擬降一官，罷前任。思陵重違愾意，聖語曰：所擬太輕，特追兩官，羈置英州。蓋紹興甲戌歲也。後一年乙亥，檜死日，御批何兌所犯，委是冤枉，令有司別定，遂復元官，放逐便，仍理元來磨勘，為左朝散郎。何在貶所皆無恙。歸至里門，遇親戚相見，喜馬公之事明白，一笑病發。朝廷雖欲用之弗果，僅能食祠官之祿一年而已。鎬乃誠之姨夫，是以知其詳。及建甯諸鄉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，皆能言其事。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，用列於後，雲：伸伏見金人犯順，劫二聖北行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，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，自信敵兵之退，必能復辟也。忠臣義士，不即就死；城中之人，不即生變者，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。今敵退多日，吾君之子，已知所在，獄訟謳歌，又皆歸往。相公尚處禁中，不反初服，未就臣列。道路傳言，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，使人遊說康王，自令南遁，然後據有中原，為久假不歸之計。伸知相公必無是心，但為金人所迫，未能遂改。雖然如此，亦大不便。蓋人心未孚，一旦喧闐，雖有忠義之心，相公必不能自明。滿城生靈，必遭塗炭，孤負相公初心矣。伏望相公速行改正，易服歸省，庶事稟取太后命而後行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，日下開門拊勞四方勤王之師，以示無間內外。赦書施行恩惠，收人心等事，權行拘收，候立趙氏日，然後施行。庶幾中外釋疑，轉禍為福。伊、周再出，無以復加。倘以伸言為不然，即先次就戮，伸有死而已，必不敢附相公為叛臣也。邦昌於是始下令一切改正。

明清《揮塵後錄》載周〔廷〕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，蓋出於天下公論，而堯臣之子倚以財雄行都。張全真參政日，載真偽作一幀，可以但作全真文字。近覽李仁甫《長編》云：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，中書舍人胡交修言：『人臣之罪，莫大於誤國，自古誤國之禍，莫大於燕雲之役者。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，大者誅戮，小者流放。而陳堯臣者，獨仍舊秩，廩食縣官，置而不治，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，下泄四方之痛憤哉？堯臣為國召亂，不知罪惡之重，乃敢自引矜，乞為郡守。今雖為宮祠，叨竊食祿。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，投竄遐方，以懲其惡，以謝生靈，為後世臣子誤國之戒。詔：『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，更不施行。』書之於編，蓋知〔廷〕之言不厚誣，且非明清之私意。事見《長編》第一百五十九之注。後閱《中興日曆》，宰執奏乞行遷責，高宗雲：豈可以因乞差遣，反遭貶邪？止罷祠焉。

王彥國獻臣，招信人〔原「招」作「昭」。宋史地理志淮南東路泗州有招信縣，據改〕，居縣之近郊。建炎初，金人將渡淮。獻臣坐於所居小樓，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，攜一小僕，負一匣，埋於空迴之所。獻臣默識之。事定，往掘其地，宛然尚存。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，雲：石榴枝上花千朵，荷葉盃中酒十分。滿院弟兄皆痛飲，就中大戶不如君。獻臣後南渡，寓居餘姚，嘗出以示餘，真奇物也。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。

獻臣又云：建炎間，避地至奉化境上，一二僕隸偕行。晝夜過渡，月色微明，有數人先往焉。忽問雲：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？但見其軀幹長大，語聲雄厲，心竊疑之。方欲復詢之，忽逕自劃水而渡彼岸，波濤洶湧久之。獻臣惶怖幾溺，竟不知為何怪，後亦無他。

胡偉元邁，新安人也。攜其父舜申所述《乙巳泗州錄》、《己酉避亂錄》二書相示，敘椒擾時事，文雖不工，頗得其實，今列於後：

《乙巳泗州錄》云：宣和乙巳，子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，適在寶積門，出門即淮河。有友一二人南山，如鄭況仰荀，其父為發運司屬官，廨宇在焉。以故無三五日予不至南山。常時至彼講論文字，談說時事。是時，朱勳父子正得志，勢位炎炎。每上下江浙，則稱往來降禦香，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。是年秋，朱汝賢自浙中來，以降禦香，泗州官吏迎於{β走}山。{β走}山，出城四里許，在淮南西岸，過是無路可行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。汝賢傳指揮，到城中亭子上相見，官吏皆迴候於亭。及船至亭，通名，典謁者曰：承宣歇息矣。候久之，令再通，曰：睡著矣。抵暮，方見守卒而已。傍觀者見其驕傲，皆為之不平。予輩時談此事於南山，曰：我輩恐未死，且看朱勳父子終竟如何。其冬，金人寇抵都城，上皇避位，日聞京師事不一。未幾，朱勳首以小{舟刃}子東下，曰勳已放歸田裡矣。不敢出見人，人亦不顧之。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，皆著皂衫而係皂縑，行於街市。又幾日，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。人初不信，及往觀，但見座船一隻，泊於河步，以結徽壁矢張於船前。問之，上皇果在，衙中侍衛蕭然。又數日，軍馬纔到，市上皂衫貴人益多。凡前此聞所貴倖宦侍之用事者，問之，往往在焉。俄又聞重貴亦至，或有見坐帷帳中，黑肥，軀幹極大者，問之。童大王也。軍馬至，皆渡淮，駐於南山後。聞高俅於南山把隘。高俅之弟仲亦同在彼。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，始知之。是時也，把隘南山，即已棄淮之北矣，實今日之先兆，亦自東京來至南山，無控扼之所也。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，觀漁人取魚於淮。又旬日，上皇移幸而南。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，益知金兵叩城之事。以上皇益南，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。一橐駝浮橋傾倒，遂入淮中，以負物之重，恐必不救也。又閱歲時，上皇駕還，皆親至塔下燒香。每人入寺，寺中人皆驅出。施僧伽鉢盂、袈裟，至親與著於身。先是，以普照寺大半為神霄玉清宮，至是，御筆畫圖，以半還寺。寺僧送駕出城，得御筆，歡喜。上皇初至寺時，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。始所還，道流盡拆去門窗；及再還，即並所拆門窗得之，道流流氣矣。明年秋，餘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，汝士預薦，而餘遭黜，獨還泗州待親。時伯兄汝明再為監察御史，汝士寓南臺公廨，以待省試，因再遭圍，悶病幾死。蓋國學諸生例患腳氣，故染是病也。使予是年預薦，必死於京師。及聞太原失守，知淮泗不可居，借船於發運方孟卿，遂待親來湖州，船才過閘即潮落，不可復開，而泗州尋亦亂矣。嗚呼！金敵憑陵，國家顛危，實上之人為權倖誘惑，造成此禍，而勳一人亦在數。蓋勳乃姑蘇市井人，始以高資交結近習，進奉花石，造御前什物，積二十年，職以充進奉監司。守令或忤其意，以故違御筆繩之。應造什物，皆科於州縣，所獻才及萬分之一，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，以徼恩寵。故勳建節旄，子姪官承宣觀察使，下逮廝役，日為橫行。媵妾亦有封號。勳與其子汝賢、汝功各立門戶，招權鬻爵，上至侍從，下至省寺，外則監司，以至州縣長吏官屬，由其父子以進者甚眾，貨賂公行，其門如市。於是勳之田產跨連郡邑，歲收租課十餘萬石。甲第名園，幾半吳郡，皆奪士庶而有之者。居處園地悉擬宮禁，服食器用上僭乘輿，建禦容殿於私家。在京則以養種園為名，徙居民以為宅所。占官兵級月費錢糧，供其私用。及上皇禪位，放勳歸田裡，其假道泗州也，遮蔽船門，惟恐人知之，亦無面以見人。未幾，淵聖以臺諫論勳，安置廣南，籍沒財產。既而取首級，家屬悉竄。以此觀之，宜乎召金人之禍，而致國家之顛危焉。然所以造禍者，豈止勳之一人耶？因思宣和間，京師奢侈正盛，一相識言曰：《書》云『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彫牆。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古人法度之嚴如此。是數者有一則必亡，豈有兼是數者，而復有逾於此者，安得無禍乎？靖康果有其應。或曰：若如此而無禍，則古人之言必妄，《詩》、《書》皆不足信者，而喋喋頗費辭說。自念老矣，切慮遺忘，遂追思所見，筆之於冊云。

《避亂錄》：建炎己酉，先兄待制諱舜陟，字汝明，帥建康，與右丞相杜充不相能。充時領兵駐建康，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。待制聞於朝，充往往亦知而後奏。朝廷知二公不合，十月，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。時周望自樞府出為宣撫。望老繆，本由八行舉，與論軍事率不合。先有旨，令堅守平江，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，待制有奇謀，皆不用。金人自廣德由安吉抵錢塘，渡江破明越，北還，假道平江，所措置初無守禦者，皆知必敗矣。待制謂望，本司金帛既盡為敵入所得，曷若為攜往崑山而北，庶可存也。望既遣金帛來吾家，始以船附魯班輜重中，艤平江齊門。翌日，到崑山，依李閻、羅貴，泊於梅裡，尋移許浦。未幾，金兵犯平江，望走青龍，平江城不戰而破。諸將如郭仲威輩，先敵未至，已劫略城中幾無遺。望嘗不快於韓世忠。是時，世忠兵盛權重，駐鎮江，聞望竄，遣將董曼邀虜之。曼至許浦，以為望在，適吾家老小在彼，曼來見待制，遂邀以行。始曼將至，兵稍遙，望皆以為敵舟，率棄船而走。吾家船亦留江口，命使臣溫宏等守之。老小係道。弟舜舉、姪仔，徑走吳興。唯予侍家君朝散，同待制及令人等，茫無所之，第漫去而已。夜宿野人家，曼遣使臣來追，堅欲吾家還船。予謂：若金人則不可從，若世忠軍則中國兵，且此投戈散地之時，往其軍中亦自有所托，何為不可？」待制以為然，因舉家從以還。時已行三二十里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，偶天晴，及曉才到，船皆無恙，一簣不失。曼乃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。蓋曼之意，虜望不及，且取參謀以塞其責。而曼欲虜望未已也。始船未行，曼軍陣船到於江，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。曼乃率吾家船入其軍，趨水而下往青龍，必欲得望。及至青龍江口，聞望已還軍而西。曼遂泝江而上之鎮江，吾家船同行。及至鎮江，待制欲見世忠，曼遮之不使見。未幾，遣一船來換，意欲取吾船中之米。其所謂金帛者，未至梅裡，望已追回矣。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，殆有謀焉。有言於望故也。得所換之船，吾家移過，自留少米，餘皆與之，本有百餘石。所換之船，通川船也，亦能行江海，有篷帆二，物亦足用。小泊於焦山，雜於韓軍雜物船中。既至焦山，船中隘不可居。入寺中占其方丈，老幼悉安堵，但日遊戲於焦山而已。時金已破鎮江，日見胡騎馳逐於江岸。坐見其焚甘露寺，但留雙鐵塔。世忠以江船鑿沉於閘口，拒金人之出，敵船實不可出，以閘口沉船縱橫也。世忠軍皆海船，陣於江中，中軍船最大，處於中，餘四軍皆分別以簇之，甚可觀。輜重船皆列於山後。予日登焦山頂觀之，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。工人為兵器於寺前，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，皆於寺前，太守李汝為亦在焉。汝為亦韓軍中人，世忠命為太守者也。三月十七日晚，東北風作，至夜益甚，江中飄水皆成冰。予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，時吾家復有一小船同泊，以行李載不盡故也。是晚，予上船遣人提空籠相隨，欲入船搬移衣物，又攜錢百千入大船，已昏黑，風大，船蕩不可臥。梢工姓朱，通州人。夜將半，叩問朱梢：船如何？朱曰：風大甚。夜益深，但聞朱梢焚香於神前，有禱祈護衛者。復問朱雲：如何？朱曰：風大了不得也。問：吾小船安在？曰：不見久矣，隨風以去也。是日晝，餘觀大船之碇索，其外似已舊爛，其中一截斬新。予嘗語朱：此船藉此索為命，何不倒索而用之，卷其舊者於&~YWGV;，出其新者於外，庶可恃以牢乎？朱曰：此當然。予曰：明日潮來水滿，可令近岸，倒其索。朱許之。至是風作之甚，又思其索舊且朽，愈不遑安。是時，金兵在南岸，碇索若斷，必隨北風至彼，當碎身與船於敵手矣。船為風震，不得睡，思之惶恐無限。及曉，幸吾船無恙，但不能舉頭，以噁心故也。朱梢尋以麵湯來，亦不能用。及伸首船外，視焦山之前，唯吾一船而已，餘皆不知所在。遙視趙都監者，步履於山上，如神仙中人。點心時，待制以予在船中，遣小舟來，因得登焦山之岸，其去死亡一髮耳。予尋登山頂望世忠軍，極目江中，無一船之存，輜重在山後者，亦略不見其一。又一二日，山前之船稍集。先是，世忠既塞閘口之河，金人乃別開一河，出江焦山，初不知之。至是，早飯時，有敵船二隻出在江，但望見其船上黑且光耳，必是其人衣鐵甲也。此間船皆起碇以走。是日，世忠家私忌，予入方丈，見諸方為佛事。未幾，諸僧皆在船中，蓋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。府官之屬亦然。予家亦皆登舟，隨例起碇以下，至垂山風適順，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。韓軍望見吾家船去，有呼住者，予令勿應。時船中有韓軍二卒，亦令船住，復勿聽，二卒蓋世忠令守吾家者也。行稍遠，始語二卒：待吾家至蘇湖，卻以金帛遣汝回，否則，無好到汝也。二卒顧勢不可住，乃俯首從之。船過圖山，風正順。夜過江陰，曉抵福山，不知其幾裡。福山別得船，又正北風作，抵常熟，過平江，至平望入平江城。市並無一屋存者，但見人家宅後林木而已。菜園中間有屋，亦止半間許。河岸倒屍則無數。出城，河中更無水可飲，以水皆浮屍。至吳江，止存屋三間，其下橫屍無數。垂虹亭、橫橋皆已無，止於亭下取得少水堪飲。自吳江而南，有浮屍益多，有橋皆已斷，其處屍最多。後問之，雲：敵騎推人過，皆死於水。時燕子已來，無屋可巢，吾船用帆，乃銜泥作巢於帆。緣岸皆為灶圈，雲金人緣岸泊故也。所殺牛頗有之，其骨與頭足並存，但並無角，必金人取以去。陳思恭所擊敵船沉陷

者，尚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。思恭，周望軍統制官也。待制嘗語望雲：樞密必欲守平江，莫若移軍吳江，據太湖天險，吾輩以中軍扼其前，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旁擊之，可必勝。望不主其議，但令召諸將議之。及諸將畢集，望命待制語方略，諸將不從。蓋諸將如郭仲威輩皆賊魁，喜亂，志在為賊而已。思恭兵最少，居下，聞此謀躍而前曰：待制之言甚善，思恭願為先鋒。自餘不從，竟已。及敵過吳江，思恭不稟望，自以兵出太湖，橫擊其尾。乃中軍係虜之民，聞兵至，皆為內應，縱火焚舟，幾獲四太子者。思恭雖勝，望怒其不白，然竟不遷官。所沉敵舟，凡半年許尚在河中。吾家船至平望，方欲首西以行，東風又發，又一帆至吳興。時望軍已駐吳興矣。凡曲折得風，自垂山至吳興，真天以相吾家也！老幼皆安然而歸，始見弟姪，已抵吳興旬日。待制乃遣使臣以書與信寄謝世忠、董旻輩。因送二卒往，仍取行李告敕之寄軍中者。既取以歸，聞世忠舟師敗於金人。始敵在鎮江，不可出，故即陸往建康，嘗聚吾宋士大夫，令籌所以破世忠軍，皆雲：海船如遇風不可當，船大而止，且使風可四面，卒難制，如風使舟耳，卒難搖動。敵然之，選舟載兵，舟櫓七八，乘天曉風未動，急搖近世忠，以火箭射之。船人救火不暇，又無風，船不可動，遂大敗，陷前軍十數舟，自餘得遁。蓋世忠初知金人往建康，亦泝江以舟師與對壘，時議者固已非之，曰：《兵法》：『勿迎於水內，半濟而擊之，利。今乃迎之於水內，安有利也？初予在焦山，見世忠陳兵江中，而鎮江江口山上，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。世忠船特大，早晚諸將來稟議，絡繹不絕，皆用小舟。明知大者為世忠，自餘五軍船，歷歷可數。吾嘗自念，吾軍中事，金人莫不目見耳聞；而敵人軍中事，吾軍略不知之，亦可慮矣。終抵於敗，何智術之疏耶！於是金人安然渡江北歸。然世忠進官加恩，猶自若也。不數月，待制守錢塘，世忠入覲，時車駕駐會稽，所待世忠良厚，乃大喜，卻恨前此失於一見，且詈董旻為之障。旻來謁，亦有慚色。聞世忠將入錢塘界，謂旻曰：胡待制今卻相見，如何？旻無語，但愧汗而已。世忠所攜杭妓呂小小，即時以去。初，小小以有罪繫於獄，其家欲脫之，投世忠。世忠偶赴待制飯，因勸酒，啟曰：某有少事告待制，若從所請，當飲巨觥。待制請言之，即以此妓為懇。待制為破械，世忠欣躍，連飲數觥。會散，攜妓以歸。妓後易姓茅。

明清嘗於畢少董處，睹種明逸手書所作詩一首，殆五十年猶能全記。今錄於此：樓臺縹緲路歧旁，共說祈真白玉堂。珠樹風高低絳節，靈臺香冷醜虛皇。名傳六合何昭晰，事隔三清恨渺茫。欲識當年漢家意，竹宮梧殿更淒涼。

世傳《太公家教》，其言極淺陋鄙俚。然見之唐《李習之文集》，至以《文中子》為一律。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，當是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為之。太公者猶曾、高祖之類，非渭濱之師臣明矣。《文中子》，想亦是唐所錄，其言未免疏略。經本朝阮逸為之潤色，所以辭達於理，學者宜熟究之焉。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，明清嘗詳考之，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，小民所著。何則？其首雲趙錢孫李，蓋錢氏奉正朔，趙乃本朝國姓，所以錢次之；孫乃忠懿之正妃，又其次，則江南李氏。次言雲周吳鄭王，皆武肅而下后妃，無可疑者。

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，如黃、秦、晁、張諸名人皆在焉。後為龔養正頤正易去。比觀洪景盧《容齋三筆》，乃云見於王順伯所，以為高子允者。常名立，汝陰人，與家中有鄉曲之舊，夷父秩之子。熙甯初，父子俱以處士起家，子允為崇文館校書郎。元祐中，再入館。後坐黨籍，謫永州監稅以卒，石刻碑中可考。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。而景盧乃指以為高君，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？

杜子美作《飲中八仙歌》，敘酒中之樂甚至。由是觀之，子美蓋亦好飲者，不然，又焉得醉中詆嚴武，幾至殺身耶？

宣和中，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，有堂胥之子韓璉者，以禦筆來為轉運司勾當公事。年未冠，而率略之甚。一日，語外祖雲：先丈嘗為何處差遣？外祖答雲：曾在中書。復詢雲：何年耶？答雲：建中靖國之初，自右府而過。璉大笑雲：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？蓋謂其儕類而然。外祖即應之雲：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。」璉默然，闔席為之哄堂絕倒。

雷轟薦福碑事，見楚僧惠洪《冷齋夜話》。去歲，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，詢之，雲：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刹，元無此碑，乃惠洪偽為是說。然東坡先生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，無人騎鶴上揚州之句矣。按惠洪，初名德洪，政和元年，張天覺罷相，坐通關節，竄海外。又數年回，僧始易名惠洪，字覺範。考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，洪與坡蓋未嘗相接，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，則非洪之鑿空矣。洪本筠州高安人，嘗為縣小吏。黃山谷喜其聰慧，教令讀書，為浮屠氏，其後海內推為名僧。韓駒作《寂音尊者塔銘》，即其人也。

韓子蒼駒，本蜀人。父為峽州夷陵令，老矣，有一妾，子蒼不能奉之，父怒，逐出。內侍賈祥者，先坐罪竄是郡，駒父事祥甚謹，祥不能忘。子蒼於父逐之後，走京師，祥已收召大用事。子蒼困甚倦遊，漫往投之，祥不知得罪於其父也，獻其所業。偶祐陵忽問遷謫中何人材，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。首篇太乙真人蓮葉之句，上一覽奇之，即批出賜進士及第，除祕書省正字。不數年，遂掌外制。

紹聖中，有王毅者，文貞之孫，以滑稽得名。除知澤州，不稱其意，往別時宰章子厚，子厚曰：澤州油衣甚佳。良久，又曰：出錫極妙。毅曰：啟相公，待到後，當終日坐地，披著油衣食錫也。子厚亦為之啟齒。毅之子倫也。

石才叔蒼舒，雍人也。與山谷游從，尤妙於筆筭，家蓄圖書甚富。文潞公帥長安，從其借所藏褚遂良《聖教序》墨蹟一觀。潞公愛玩不已，因令子弟臨一本。休日宴僚屬，出二本令坐客別之，客盛稱公者為真，反以才叔所收為偽。才叔不出一語以辨，但笑啟潞公雲：今日方知蒼舒孤寒。潞公大哂，坐客赧然。